

13.0 |
福州市仓山区政协文史委员会

福州市仓山区文化局

倉山文史



寻找历史发展轨迹
发挥优势开拓腾飞

Q88/4

前 言

世界发达国家的腾飞史告诉我们，文化条件和文化素质是完成产业革命的重要因素。西欧的文艺复兴，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以文化思想的繁荣作为经济革命的先导。什么是文化？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指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格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历史给了仓前山的特殊机遇，外国文化的侵入，既有灾难，但也有收获。清道光廿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福州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顿时福州南台岛的仓前山成为福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十九世纪中叶，此处集聚着英、荷、美、法、日等七国领事馆；洋行、银行、教会、教堂栉次鳞比；大中专学校星罗棋布；合资、外资企业此起彼兴。号称“琼花玉岛”的仓前山，经济发达，文化昌明，人文荟萃，俊彩星驰。这里的知识分子不但从西方学习到先进的科技文化，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西方的文明发达，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他们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秘密组织革命的社团，从而，仓前山成为福建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本营，为推翻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中共中央领导人陶铸、现在台湾的“付总统”严家淦都在这里工作或生活过。

我们回顾过去，是为了发现和寻找仓前山历史发展的轨迹，为振兴仓前山提供借鉴；我们介绍它的历史和人物，为的是向人们揭示仓前山的文化背景和投资环境；我们重温往昔的难忘岁月，目的是激发在台湾、海外和港澳的同胞思乡爱乡情思，希望能为故乡的腾飞、恢复和重振仓前山的声誉竭尽全力。我们殷望获得预期的效果。

编者 一九八八年七月

《仓山文史》 第四期

一九八八年六月

福州市仓山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福州市仓山区文化局

合 编

目 录

- 一、前言
- 二、孙中山先生在福州..... (1)
- 三、仓前山——我省民主革命大本营..... (4)
- 四、林森传略..... (8)
- 五、记郑祖荫先生..... (15)
- 六、郑祖荫小传..... (18)
- 七、林斯琛行述..... (21)
- 八、记陈天听先生..... (23)
- 九、美籍华裔实业家陈霖创业史话..... (27)
- 十、略谈闽海关在仓前山的建立..... (34)
- 十一、盐仓前盐运琐忆..... (36)
- 十二、“灵光”乐队访英始末..... (40)
- 十三、讨李厚基檄文..... (42)
- 十四、福州抗日殉国烈士挽联..... (44)
- 十五、《榕城景物录》之一“藤山梅坞”..... (46)

孙 中 山 先 生 在 福 州

七十六年前，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离开南京，途经上海，转道福州，特地看望福建革命的同志并了解情况，抵榕驻节于仓前山广东会馆，笔者二十多年前曾访问居住在广东会馆附近的广东老乡及当年迎接孙中山先生的老人，听他们描述当时活动的情景，深为孙中山的伟大人格所感动，至今铭记不忘。

民国元年，阴历三月初四（公历四月二十日），孙中山一行在福建都督孙道仁的陪同下，从马尾乘坐小轮船来到泛船浦，在海关埕上岸，受到各界人士数百人的热情欢迎。当他看见闽江上大小船只和江岸的墙壁上挂着和贴着各种红色旗帜和标语：“欢迎孙大总统来闽！”

“孙大总统万岁！”顿时皱起眉头，对站在身边的孙道仁说：“无数有志之士牺牲，为的是推翻清廷专制的‘万岁’，现在大家又将我当作‘万岁’，使我十分难过，再说我已经辞职了，为何还称我大总统呢？”孙道仁听后再说明这是民众自发的，当即下令将船上各种旗帜和福州城内的标语，全部清理掉。孙中山先生告诉前来迎接他的各界代表说：“不管现在和将来，你们都称我‘先生’，‘先生’是中国人的尊称，你叫我先生，我也可以称你们先生，自由、平等嘛。”又说：“据说藤山是福建同盟会的革命策源地，我想去探望同盟会福建支会的同志。”孙道仁即陪同乘舆来到梅坞当年作为同盟会福建总指挥部的桥南公益社（即桥南社），同盟会同志们非常高兴，同盟会福建支会的负责人郑祖荫、林斯琛等向他作了详细汇报。原来在同盟会之前，仓前山已有秘密的革命组织。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黄展云、郑权、郑祖荫等人，在小岭朱子祠以“祭孔”为名义，开始了秘密串连，数月后他们在冯巷铺的古榕书院（现称巷下庙）建立我省最早的革命社团——益闻阅报社（实际上是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的前身汉族独立会）。接着派出郑权、蔡人奇同赴上海。与林森、史家麟、江屏藩等十余人组成旅沪学生会，设支会于益闻社。不久林泽人、刘通与益闻社联合，在梅坞正式建立桥南公益社，以刘通为总编辑的《建言报》在这里问世。一九〇六年，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在桥南社成立，公开名称是丙午俱乐部，指挥着全省的重大革命活动，如阻止日本侵占厦门港、闽江右岸的租界，粉碎割闽换辽之议等斗争的决议，均从这里作出，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九日，领导福州举义，推翻了福建清政府的统治。当大家向孙中山说到一九一二年春，林觉民、李恢回榕传达广州起义事，藤山的刘元栋、陈与~~李~~、林斯琛等六人毅然赴穗参加黄花岗之役，孙中山先生详详细细查询了福州九名烈士家庭的现状，并约见了烈士陈更新的遗族，赠银五百元，以表抚恤。

孙中山先生对桥南社在辛亥革命前后所作的重大贡献，十分赞赏。他激动地发表丁卯席演说：“你们做得好，我代表国民感谢你们”。他接着说：“有人说中国弱，中国穷，不宜过激地反对列强，如果我不反对列强侵略，就不要辛亥革命了，国家什么时候可以独立？国家尚未独立，同志仍须努力啊。”应桥南社同志的要求他挥毫写下“独立厅”三字匾额（一九一四年，“独立厅”横匾被袁世凯党羽汪声铃所毁）。

孙中山先生离开梅坞到南台洋务局（大岭顶天祥行内）午宴后，到广东会馆（现为仓山区第二中心小学），休息片刻，便乘舆进城，午夜回到驻节地，初五日上午广东的乡亲纷纷前来探望，他与乡亲们合影留念（照片尚保存在福建省博物馆），并发表了谈话：“我被迫

辞职，虽然退出总统府，但决不退出革命，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复兴中华，创立民国，民众决不屈服，革命目的必达”。他还特地为乡亲们题一横匾，上书：“戮力同心”（文革中被毁）悬挂在广东馆大戏台正中。又应各界人士邀请，在仓前山天安堂发表了演说，而后沿着石阶拾级登上乐群楼，下马厂街，拜会了曾经解囊资助过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印尼华侨，亲书“见义勇为”相赠。在闽期间，他曾莅城内福州明伦堂，受到国民协会及各界人士的欢迎并出席在贡院前大街举行的军政界联合欢迎大会，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这次莅临，以后将贡院前大街命名为中山路。初五下午，他离开了广东会馆，从海关埭下小轮，开赴马尾，各界人士数千人列队欢送。

孙中山先生莅闽七十五周年纪念日，福建各界人士缅怀和歌颂他的不朽功勋。八十三岁民革老人蔡鸿干当年曾在仓前山迎接过孙中山先生，他撰写一首五言长诗：“我时才八岁，迎接在街头，目击彩舆过，光辉照吾眸，七十五年后，仍欲当歌讴。”诗的结尾，他感慨疾呼：“海峡两岸人。尚何盾与矛？为振我中华，曷早济同舟。”福建省委党校老教师陈景汉亦赋诗曰：“虎视曾惊遍地腥，百年终见睡狮醒，国强毋负先驱志，三字长辉‘独立厅’”。“扶病北上仰当年，濒逝声声国事悬，指日金瓯完一统，不教陵寝损安眠。”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省委主席九十一岁老人许显时先生逝世前不久，在病榻中持笔题吟：“无私让位过榕城，天下为公见至诚，两制相期奔四化，愿将新政告先生。”

（关 言）

仓前山——我省民主革命的大本营

郑 一 谋

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不但有一部古老发达的文明史，而且还有一部光辉灿烂的革命史。福州的仓前山，曾经是福建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本营，为结束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推翻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了，第二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五口通商章程》，从此，福州便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沙俄、荷兰等国一涌而来，选择在南台岛西北端的仓前山，设立领事馆。接踵而至的便是各个教会。接着，教堂、教会学校、洋行、国际银行星罗棋布，遍设在方圆十里的琼花玉岛之上。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华民族惨遭蹂躏，然而在客观上，他们在输入了资本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明。这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科学文化比中国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先进得多，优越得多。这些国家所以强盛，不仅仅由于“船坚炮利”，而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并有一整套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作指导。他们感到中国要扭转“四万万人民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民族危急形势，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是当务之急。孙中山先生“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号召，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响

应。他们赞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和“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由于这个地区是世界列强侵略福建的“洋人朝廷”，帝国主义控制着福建的政治、经济命脉，中国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被瓜分的民族危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改良幻想已经破灭，产生了用武力推翻由帝国主义支撑的满清王朝的革命思潮。福州仓前山虽不是外国租界，但实际上形同租界，满清在这里的统治实力相当薄弱，爱国知识青年便选择仓前山作革命根据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一九〇二年，藤山的郑权、郑祖荫、黄展云、蔡人奇等于二月二十七日，在小岭朱子祠，以祭孔为名，开始秘密酝酿组织革命社团，不久便在冯巷铺的古榕书院（因门前有百年古榕树而得名）成立了我省最早的革命社团——益闻阅报社，它实际上是中国同盟会福建分会的前身汉族独立会的机关部。并派郑权、蔡人奇赴上海与林森、史家麟、江屏藩联系成立旅沪学生会，设支会于古榕书院。对湖的“潭月山馆”、也成为秘密活动地点，后被清政府所破获，又改迁到“南冶”庐（现在福九中附近的三一街道）。继此之后，许多社团如雨后天春笋，出现在闽江南岸，以林斯琛（黄花岗之役生还义士）、邹翼为首在下渡十境祠设立文明社阅报所，但实际上是哥老会党人的秘密联络点，内部附设共和小堂（哥老会在福建有福州、泉州、南平、长门等四堂，后又允许藤山设立分堂）；由郑守馨、王鸿滋、陈育钧创立，以去毒为名的“桥南公益社”和“丙午俱乐部”，实为同盟会发展党人的早期联络部，后益闻社迁到此处，汉族独立会并入同盟会，这里成为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的总机关和以刘通为主编的《建言报》编辑部；由严汉民（黄花岗之役生还义士）、刘元栋（黄花岗之役死难

烈士）主持，在下渡走马山三圣王庙设立党人加盟的临时秘密宣誓所；在天安寺内的闽南救火会，是陈与桑（黄花岗之役死难烈士）、刘元栋、林泽人组建的，作为党人的临时宿舍和发行以陈与桑为主编的《调查录》的场所；泛船浦的春记茶行，原系日本商人的集会会所，林前铭以此作掩护，将党人首脑集议所设在此处；郑祖荫、王嵩庐、蔡人奇等在小岭朱子祠创办益闻学堂，作为向青少年灌输民主革命思想的主要阵地，从中发现和推荐优秀学生入党加盟，并负责组织福州学生与上海福建学生的联络；更令人瞩目的是，他们已经开始准备用暴力推翻满清王朝的行动，由彭寿松和李质文负责，在下渡周厝祠的孤儿院里，设立同盟会秘密研究和制造炸弹的场所，在仓前山的一些美国友人还热情提供各种资料，予以帮助。

一九〇六年，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在仓前山桥南社成立，汉族独立会、共和山堂、学生联合会等社团融为一体。一九一一年春，同盟会筹划广州起义。林觉民、李恢回闽传达革命形势及斗争部署时，藤山的刘元栋、林斯琛、严汉民、方应团、林友基、李长顺等六人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毅然赴穗参加黄花岗之役。同年九月十五日晚，同盟会福建支会决定武装起义，主要领导人在台江夹板船中作出起义的战略决策和具体部署，并成立领导机构，推选彭寿松为福建参事员会长，孙道仁为福建都督，许崇智为福建革命军司令部总长，并启用“中华民国军政府闽都督”印信，旗帜用十八星，除了孙道仁、许崇智的起义军外，桥南社体育会员青年、学生编成洋枪队和炸弹队，佩戴白布印有“公权”的臂章参与起事。起义日期由原定的九月二十日提前到十九日的拂晓，起义队伍由桥南社出发，烟台山三声炮响为攻城信号，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生擒清将军朴寿和副都统胜恩都，福州宣布光复，二十一日，桥南社总机关的一面黄色旗帜“

贺胜利”飘扬在都督府。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革命党人在福州光复之后，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彻底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在革命军政府成立后，仍乞求各国领事“严守中立”，并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对清朝闽浙总督寿松表示沉痛的哀悼，对顽固派采取宽容态度，所谓“绅耆之为时望所归者，必礼重而招延之”。军政府实际上被旧官吏、封建势力及立党分子所分割，不久便落入了北洋军阀手中。尽管如此，仓前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林 森 传 略

郑元昊

林森、字子超，号天波，一八六八年，即清同治七年戊辰正月十八日诞生于福建闽侯县尚干乡凤港村。林的生父道炳、嗣父道举，因贫困兄弟二人不能俱娶，长兄道举让其弟娶了闽侯洋屿张氏为妻，生林森即嗣道举。兄弟五人，林森居长，二十三岁娶凤山郑氏，结婚二年，因忙于国事，前后相聚不及一周，郑氏不幸于一八九一年病逝，此后林没有再娶，以三弟为楨之于明京为嗣，后留学美国，归国任绥远省政府秘书，太康陷敌迁害（后又收邓铿之于邓亚魂为螟蛉）。

林森的生母、嗣父早年亡过，儿时便随生父迁居福州仓前山，道炳信奉基督教，林森就学于基督教会所设立的培元小学，十六岁肄业于仓前山鹤龄英华书院。一八八六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创立中西学堂，派人来福建招生，林森投考被录取，赴台学习电科，三年后毕业，委派台南电报局工作。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损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第二款“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林森“目睹清政之腐败，愤国事之日非，哀同胞之倒悬”，毅然集合同学陈治安等六人，参与台湾的救亡运动。他们搜集科技资料，研制地雷，自发组成地雷队，归附于刘永福元帅麾下的彭桂生将军营中，被遣扼守彰化之八卦山。整整三个寒暑，他坚守阵地，用地雷炸死不少日寇。彰化乃台湾南北之孔道，八卦山又是军事要塞，日寇为了拔掉钉子，占领这个战略要地，收买了汉奸粤人邓某、闽人黄某，探明八卦山的地形地势，甘当日寇的响

导，从荒山荆棘丛生处，直扑阵地。彭将军率领久战沙场的五百多名勇士山下御敌，地雷队埋地雷于山下，炸死敌人无数。但由于敌众我寡，全军陷入重围，彭将军以身殉国、陈治安战死山下。林森是这场激战的幸存者，他躲避在好友倪耿的家中，某日夜色朦胧，他化装乘坐帆船渡海回闽。为谋生路，到福建电报局工作，不久调往广东电报局。一九〇一年又到上海电报局任职。翌年考入上海海关。林森见清廷腐败昏庸，国土日削，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立志“以身许国”，“偕潘祖彝、江屏藩、陈模、林述庆、史家麟、郑仲敬、李树藩诸同志为首倡，召集在沪的福州同志何枚士、郑仲劲、翁又巩、蔡人奇等人，在三山会馆成立“福建旅沪学生会”，林森“众望所归，被选为会长，会中的笺纸不用满清年号，而用黄帝纪元以明其志，以示其决心，且联络海内外同志鼓吹革命”（见《民国人物传》）。此会比黄兴等组织的华兴会、蔡元培等组织的光复会都早。同时在沪入会者还有史家麟、陈勒生、潘训初等数十人。国内外有不少同志参加，福建有郑祖荫、林斯琛、严汉民、刘元栋等数十人；留欧的有魏怀、郑朗昭、洪光涛等十余人；留日的有李恢、陈与桑、陈樵、陈乃元等十余人；海军有毛仲方、魏于浩、林献炘等十余人；陆军有林述庆、林之夏等、数年发展到几百人众。各地设有分会，他们互通信息，函电交驰，与上海连成一气。学生会编辑了《闽警》一书，一方面揭露满清政府的黑暗没落；另一方面揭发日本侵华的野心，文章多由林森口述，蔡人奇笔录成书。台湾总督儿玉见之愕然，说道：“我日本人的侵华秘密计划尽被《闽警》揭出，不能说中国没有能人呀”。

林森在上海九年之久，“所得薪给多花用于革命宣传工作。每逢例假，就购买报纸带往郊外各地，借群众阅，并作通俗演讲，籍以传播民族革命的思潮”。“学生会对于凡有关外交事件发生，势将丧失利

权与玷辱国体者，皆出为力争”（见于1981年9月《大公报》）。一九〇一年，福建省发生了重大事件，汉奸林某、龚某伙同法商魏池向闽督许应睽施加压力，索取开采福建矿产权益，最后福建当局以邵武、建宁、汀州三府矿产许之，同年十月二十三日签约。林森等人认为邵武、建宁、汀州三府之地势，上有仙霞岭为屏障，下临延平、福州，直趋兴化，势如高屋建瓴；汀州则下临龙岩永春，连及漳泉，旁通粤之嘉应州，清廷已与法签订了“两广不得让与他人”之约，则法人之掠夺三府矿权阴谋在于粤东利用矿约上附带“有筑路开河之权”，一旦爆发战事，海军可以封锁海口，陆军由大埔直取汕头，由惠州直取广府与广州，成为犄角之势，那时鱼在网罟，闽粤两省危关。现英日两国已根据最惠国条款之例，要求龙岩、安溪各矿产的权益，如果不收回矿权，则隐患无穷。林森深知事态的严重，发动各支会密切注视，坚持斗争。一九〇五年发动了废约运动。一九〇六年十月廿四日，林森在三山会馆召开闽人全体大会，在京的闽籍京官，留日的闽籍学生纷纷赶来，并电请农商部宣布废约，各地亦同时响应，并推举华侨胡国廉为全闽矿务办，于是三府矿产完全收回，而英日的无理要求也落空了。

日俄战争刚在渤海湾结束，日本目的实现了，它从俄国手中夺得了旅顺、大连。清廷认为此处乃是辽东之门户，辽东又是满清的祖巢，故派人与日本人密议，欲割福建的福州、厦门两海港换取旅顺、大连。此事在日本的《朝日新闻》揭露后，林森大怒，密电各支会，群起力争，清廷被迫罢议“割闽换辽”之事。与此同时，还阻止了法商魏池贩卖华工的勾当；破除日人经营自来水的阴谋；谴责日商“三王公司”侮辱华民事件等。

一九〇九年，林森从上海海关调任江西九江关工作，除了领导学

生会活动外，还积极发展革命组织，他与吴铁城等人设立浔阳阅报社，创办商团，举办军事训练班和联络新军等工作。同年，林斯琛奉命来到九江，与林森一起密组九江同盟会支会，林任支会主盟人。

一九一一年春，辛亥黄花岗起义前夕，同盟会第十四支部长林文与林森密商，欲率所部精锐参加举义，但经费有困难，林森介绍向台湾闽人林薇阁募捐旅费日金三千元，由陈与燊、王孝忠前往提取，于是林文、陈与燊、林觉民、林尹民、陈更新、方声涛等在榕同志三十余人赴粤。黄花岗一役，七十二烈士中，福建占十九人，其死难者大多数是学生会会员。林森为传播烈士的革命事迹，刊行了《黄花岗烈士事略》、《黄花碧血集》，林觉民的绝命书传遍全国影响极大，推动了民主革命。

黄花岗失败之后，许多同志潜入长江流域，革命的重心转移到中部地区，以图再举。九江乃是战略要地，林森加紧准备九江起义。此时，武昌起义的炮声响了，江西巡抚冯汝骥奉命调兵集结九江赴鄂镇压，林森放弃九江起义计划，全力支援武昌，他组织人马宣传武昌起义的意义，彻底动摇了清军的军心，士兵们拒绝登船，冯巡抚无可奈何地下令撤回南昌，为保护武昌起义作出巨大的贡献。为配合武昌起义，林森立即策动九江的新军标统马毓宝于十月二十三日宣布独立，兵不染刃，便宣告成立了九江军政府。长江下游各地陆续响应，南昌的新军也于三十一日起义，同时成立了江西军政府。在沪的学生会中坚陈子范协助陈其美，于十一月六日在上海起义成功。

镇江的林述庆是学生会的要员，林森知道他实力不足，举事尚在犹豫之中，故急遍会员林知渊前往协助，并布署江道淇等人组织敢死队，筹备军饷、准备炸弹驰援镇江。又派会员林之夏（知渊的胞兄）秘密往来江宁、镇江、上海之间，传递军情，当他获悉冯国璋由秦皇

岛用兵舰运军队入长江，上驶湖北的消息，力促林述庆举义，林述庆、郑权、蔡人奇等决定响应，如举义成功，镇江炮台可以击毁军舰，冯国璋就不敢贸然从事，可保住长江下游的局面。十一月七日，镇江举义成功，林述庆为镇江都督，率部最先攻入南京。福州在郑祖荫等人的策划下，于九口宣告光复。

长江下游的节节胜利有力地声援了武汉，林森“亲赴前线，协助黄兴策划军事”。海军中爱国分子酝酿反正，临时舰队司令、“海筹”舰长黄钟英率领“海容”、“海筹”等鱼雷艇驶至九江，林森、吴铁城等人登舰与海军官兵晤谈，说以利害，晓以大义，使诸舰官兵决心反正，十余艘军舰，不费一弹，全部加入革命，对隐定长江起义的全局，使溃退武昌的军政府得以脱危，当时孙中山在美国，黄兴亦在香港，林森作为同盟会要员，战斗指挥在最前线，“功莫大焉”，（见《福建先贤传》）。九江商会特制“功在民国”的匾额表彰林森。

江西光复之后，江西省都督府请林森就任民政部部长。福建军政府也曾电请林森回闽，未能实现。“南京参议院成立之初，留学生竞选议长大有人在”，林森“为中华民国的建立立下功勋，所以被推为参议院院长”。“林森之所以能当选……因深为国父所赏识，亦为众望之所归，因而被选任”。（上见《福州地方志》）。参议院由他主持制定了《临时约法》，并极力主张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南北和议后，孙中山让位，政权遂为袁世凯所篡夺，南京参议院被废除，重组国会，被袁氏所控制。1913年，孙中山重新组织讨袁，委派林森赴美，途经日本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受命主持美洲党务。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翌年督军团谋变，孙中山率参众两院南下议员集合广州护法，建立大元帅府，孙中山任大元帅，林森任外交部长。1917年，任参议院院长兼宪法会议议长。1919年，国会改为非常国会，

林森为议长，并举孙中山为非常时期大总统。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主使所部洪兆麟公然反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离军，林森复渡美国。冬，孙中山派遣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等联合王永泉部，福建光复，李厚基败走，林森被委为省长。时闽局初定，事权不一，政令多阻，财政枯竭。廖仲凯等来闽，想在福建印发钞票，以供军饷，被林婉言拒之。因印钞之事，得罪了军方，矛盾暴露，“倒林拥萨（镇冰）”的浪潮涌起，军方欲强迫林森辞职，林森说：“我奉命来，不能违命去，生死进退，唯总统之命是听”。虽兵困官舍旬日，但镇定如故。一九二三年初，孙中山电召，他泰然离闽，在广东大本营就任建设部部长。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之后，林森任中央执行委员兼海外部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二五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林森任委员兼常务委员。一九二八年，行政、立法等五院成立，他就任立法院付院长、院长。一九二九年三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他被推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常务委员，又兼革命勋绩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年夏天，林森负责孙中山“奉安”南京钟山管理工程及奉移灵柩南下事宜。一九三一年冬代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元旦任主席，任满复选联任。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期间，他主持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

林森非常重视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借七秩寿辰的机会，国家拨国币二十万元为国内大学生奖学金及以林森名义派遣留学生费用。以后他又以自己的薪金建立林森学金及林森奖卹学金，以鼓励青年学习。

林森一生无嗜好，只喜欢艺术和建筑设计。他亲自设计安排广州的黄花冈烈士墓的工程；中山陵的选胜建亭、凿泉为沼、花木种植等都是他精心布置的。林森家中收集不少古玩，但选购不论真赝，认为

仿制也有助于窥见历史痕迹。他曾买到清帝御座用的座褥、背垫、坐垫、手垫等一套，均为黄缎面，金线绣九条龙，铺置在一张模制的御座式的坐椅上，这张椅曾摆在仓前山林森公馆二楼厅中，座前放着一个大号古鼎，厅的两旁有四架玻璃框，内中陈列各种古董，以供玩赏。

林森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在重庆病逝。享年七十六岁，安葬在重庆新开市双河桥，介于歌乐山与山鹰岩之间。